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二十四花史-居士（上）

居士，當今名流之傑出者也。以雲霞之逸趣，為風月之主盟，跌宕花天酒地，固已閱歷深矣。三〇年來，為其所眷者，殊不乏人，類皆飲香名於曲里，張豔幟於勾欄，在其中推為翹楚。雖佳者不止於是，而即此已可見一斑。逮乎境過情遷，哀來樂往。歎繁華之轉轂，悲蹤跡之飄蓬，追憶影塵，曷禁悵惘？此居士《春申感舊》之詩所由作也。嗚呼！袁崧壘畔，明月照人；黃歇浦邊，寒潮春枕，既由衰以紀盛，亦撫昔而念今。舉生平所知凡二〇有四人，人各繫以一詩。其間亦有前後之殊，蓋一在同治壬戌以降，一在光緒丙戌以上也。其言曰：賦命終窮，篆愁無極。每緣飄泊，寄興琴樽。歲月寢深，音塵若夢。爰拈短詠，略志前游。自近二〇年中，釐為上下各〇二首；其非相知，不在此數。情匪同於織綺，意聊托以抽絲。向酒旗歌板以流連，我原無狀；對珠履錦袍而謔浪，卿亦能狂。前〇二人中，首小桂珠，崇節義也；終小阿招，見何地無才也。嗟乎！淒涼寶劍，感風雨以成吟；寥落金閨，望河山而已渺。諒佳人之難得，聊援筆以摅懷。

絕代佳人世罕儔，河清一笑屬名流。

最憐寡鵠中年後，小閣殘燈課阿侯。

小桂珠，吳人。同治初，海上麗品推第一。性狷潔，嫉俗如仇。非真文人，不能得其倩盼也。歸閩中某庶常為小妻。庶常故多內寵，又以豪故，家事中落。桂珠荆布自約，躬任操作，泊然不與群姬爭夕。時人以為難。生數子而庶常歿，食貧撫孤，冰檠無怨。時年甫三〇耳。洵可謂鐵中之錚錚者。凡百眉史，尚其慕之。

一曰王桂卿。

翠袖生寒自不知，風前猶誦晚唐詩。

桃花人面今何在，空費崔郎廿載思。

王桂卿，揚州人。歲丁卯晤於海上。貌文弱，手爪長五寸許。性極婉順，惟誤觸其爪，則怒不可遏，必再三謝鹵莽乃已。喜讀唐人詩，尤好崔護「桃花」一首，時時誦之，蓋自傷其纖荏善病也。後不知其究竟。天南遁叟曰：聞其嫁一官人，居小星列，頗有寵云。光緒初又有王桂卿者，亦居兆榮里，並有名。

一曰李巧仙。

鬢臂盟寒不自由，六州聚鐵鑄離愁。

如何商婦吟成後，又抱琵琶過別舟。

李巧仙，吳人。居趙四寶家。初不甚著。丁卯春，護花仙史游海上，極愛憐之，朋酒招邀，匪日則夕，數月後譽遂大噪。巧仙亦感仙史意，將委身焉。俄而仙史以婦病亟歸，歸一載而婦歿。仙史故重伉儷情，當婦病沈時，既不忍求其新特；及帷空鏡破，則又悲離感逝，萬念俱灰。於是巧仙遂別適賈人子某。仙史居恒咄咄，以為負此嫵媚，誠此生之大恨也。乃巧仙嫁後〇六年，年將四旬，一旦忽與某乖異，棄而他往。君子於是有所感於文信國之言曰：「夫人於是少商量矣。」

一曰金二寶。

圓姿替月鬢凝香，端麗真宜七寶妝。

一自洛陽移種後，名園從此少花王。

金二寶，吳人。貌富豔，有大家風度。善謳。工為酒糾，能使主客盡歡。性頗端靜。其嚴妝獨坐時，神情意態，不啻顧氏閨房之秀也。某方伯甚昵之，將置之金屋，而方伯歿，二寶後亦別嫁。蓋自是而滬上平康之典型微矣。

一曰張秀寶。

小憐玉體小蠻腰，眉展春山頰暈湖。

爭說盈盈年〇五，有人俊骨為卿銷。

張秀寶，吳人。隸張二房為養女。丁卯夏六月，見之筵上，年甫〇五，梳雙丫角，著輕綃衣，皓質明眸，不假雕飾，而意度姚冶，一座盡傾。能令人既見之後，猶念之不置。予鄉人某君遂以是夭其天年，殆真所謂尤物歟？

一曰王雲卿。

如花命薄是雲卿，浪許繁欽賦《定情》。

綠葉成陰人別去，更無消息問流鶯。

王雲卿，吳人。居同慶里王文仙家。麗質天生，終歲不御脂粉。與仁和某秀才最篤，有偕老約。珠胎暗結而某已資罄，給以暫歸，遂不復至。雲卿每與予言，猶淚涔涔襟袖間。

一曰褚金福。

思家紅淚落瓊瑰，不枉人呼薛夜來。

最是難忘風雨夕，背燈擁髻話蘇台。

褚金福，吳人。吳郡褚氏號平康世家，當其盛時，恒奔走士大夫，勢張甚。金福尤褚氏之秀，繼〇官而起者。自緒寇亂後，流寓滬濱。四方冶游之子，苟慕吳中佳麗，必之褚氏，故聲望尤藉甚一時。予嘗偕客往訪，聽談吳門舊事，往往見其凝睇含愁而羅巾淚也。天南遁叟曰：褚金福、桂福，余猶及見之。庚申冬間，僦居城中，初秋居士特眷之。姬藏有玉船一，長逕尺有五，廣半之，鏤刻精細，殆類鬼工。或謂是天府奇珍流落人間者。姬之華侈，於此可見矣。

一曰嚴月琴。

學得神仙內視方，尤工酬酢道勝常。

美人聲價中人貌，絕似金陵馬四娘。

嚴月琴，居昔日尚仁里二弄。貌不甚豔而酬酢極工，戶外之履滿，歲入纏頭不下萬金，私觀之禮尚不可數計，以是為北里雄。說者謂其素女房中之道，其或然與？考明沈德符《敝帚齋餘談》，言金陵妓馬守真貌僅中人，而豔名遠播。然則古今來聲譽標榜，類如此爾。

一曰李巧玲。

曾見垂髫度曲時，丹青難畫此嬌癡。

傷心嫁與黃〇綽，溝水終教怨別離。

李巧玲，吳人。色藝俱優，豪談善飲。予見其〇六七歲時，鮮妍朗潤，正如初日芙蓉；娜輕盈，又似三眠楊柳。盛名既久，一旦厭豪貴不事，而托體於黃伶月山稱夫婦者〇餘年。今復為黃所棄，玉悴花嫣，竟不識於何證果。佛家有所謂自造之因者，其指此耶？天南遁叟曰：余《海陬冶游錄》中曾記巧玲事，大抵相同。當其盛時，剛齋主人曾以千金定花榜，姬為之冠。乃不轉瞬間，散花天女竟作鳩陀狀，豔談花月者，當作如是觀。

一曰邊金寶。

柔姿婀娜冠群芳，絕色由來是禍殃。

怪殺吳剛修月手，百齡倏忽付寒簧。

邊金寶，本姓劉氏，以隸邊稱心家，故咸稱為邊金寶云。韶倩慧麗，儀態萬方。戊辰己巳間，豔名噪甚。某觀察以巨金購之，未及五稔，而觀察遽以疾逝，盛年凋謝，蓋不僅美男破老矣。

一曰胡桂芳。

一日三秋意太濃，幾回花下滯行蹤。

詞人枉自吟紅豆，畢竟芳心戀芷儂。

胡桂芳，海上彈詞女也。貌不逾中人，而善自涂澤。某征君極嬖之，西笑長安，期為屢易。然桂芳性蕩佚，頗以征君齒長為歉。時有京優張芷儂者，脫籍南游，為某太守主田租出納，少年偉麗。桂芳樂從之戲，不責買笑之資。征君雖心之，而無可如何也。

一曰小阿招。

籍甚登場小阿招，花冠璀璨揚雞翹。

周郎顧曲溫侯戟，道是英雄卻是嬌。

小阿招者，帽兒戲中之小生也。當同治戊辰己巳間，滬上猶盛行此戲，新北門外多有之。地頗湫隘，雛姬二三人裝束登場，演諸雜劇，大抵以能歌崑曲為最上，小阿招則其尤著稱者也。綺齡僅五六，顧盼多姿，歌喉如鶯囀谷，醞而出之，其摹寫盡致處，若親見古之人而與之周旋上下，故觀者恒搖精動魄，不能自己。又善主觴政，歡場酒座中，遂無不以得小阿招為樂者。乃相去僅餘年，而其人已杳不可即，昔之氍毹布座，今盡變而為市廛，且有不能指其故處者。滄海桑田，曷勝慨哉！

天南遁叟曰：當庚申辛酉間，江浙淪陷，凡士女之自遠近至者，群萃於滬濱一隅。重開香國，再辟花叢，其在城中者，亦復舍彼而趨此，由南而徙北，彈指樓台，幾同蜃蛤；塞空世界，盡是琉璃。嗟紅粉之情迷，覺金銀之氣溢。吁！其盛矣！余於其時雖亦談北里之風月，訪南部之煙花，逐隊隨行，尋芳買笑，然而閒情徒寄，綺憾難平，方且欲絕溫嶠之裾，著祖逖之鞭，擊渡江之楫，揮回日之戈，投筆從戎，上馬殺賊。所志未遂，彌懷鬱伊，此所以散彌天之花雨，如坐摩登；聆遍地之笙歌，如參梵唄。猶浮雲之過太虛，無痕可跡；若止水之印明月，澈底皆澄。文字之障，概從屏棄已。在昔蛾眉謠詠，同是傷心；而今馬齒衰殘，不堪回首。五千里外，老友書來，熏香百回，攝具再拜，展讀未終，不覺悲從中來，歎弗置。即此一編之豔志，足補我廿載之綺游矣！